

语篇翻译要素解析

徐朝

(武汉纺织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3)

摘要: 翻译是跨文化、跨语言、跨学科的交际活动。翻译实践的发起者、原文作者、译者和译文读者构建了主要交际主体和交际时间空间。译者传递跨文化信息过程中能动作用至关重要,关键在于译者负责领会翻译发起者意图,分析源语语篇,制定策略,满足译文读者群需求。文章概述并解析影响翻译过程的语篇外部和内部要素。语篇外部要素包括情境语境、文化语境和语篇功能;语篇内部要素包括语篇的衔接与连贯。译者基于此认知,须于分析源语语篇之际,结合语篇内外部要素综合考量,运用确定之恰当翻译策略,恰当实现翻译意图,创造出合适译文,藉此促进世界不同文化的发展和融合。

关键词: 语篇;语篇翻译;语境;功能;文化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414X(2013)05-0055-05

一、语篇翻译概述

“语篇是广义的,即包括话语(discourse),也包括篇章(text)。”这是胡壮麟(1994:1-2)关于语篇的定义,此定义可以理解为,语篇研究的研究对象是,单语中连贯而完整的较大的语言交际单位,如段落、整篇文章、会话等。

“对话语的评判和研究必须和交际过程的各个相关方面联系起来进行参数、多角度的观察,因为一旦从句子级层进入语篇级层使用者选择的自由便大大增强,变量增多,规律性的东西便更加难以识别和总结。”(Beaulgrande 1981)

篇章语言学把语言研究从句扩展到篇,语言功能重新释为语篇功能。语言的处理就成了对话语的处理,语义学,句法学,语用学,认知心理学,文化学,思维学和各学科领域,及外部客观世界等各种因素都要纳入语篇的理解、建构、生成过程。

Beaulgrande(1981)定义语篇为一种“交际事例”,表明语篇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语篇作为一个孤立的客体是没有多在意义的,只有当语篇置于交际过程中时,它才具有交际功能,即具备了意义。对文本的研究必须考虑其所在的交际环境和交际目的及功能。基于此,NIDA(1982)提出的“动态对等”的观点显然具有更强的理论解释力:“动态对等可按照接受语信息接受者对译文的反应基本对等于原文读者对原文的的反应的程度加以定义”。他们的反应是不可能完全相同的,因为文化和历史背景的差异是很大的,但是他们的反应应该在很大程

度上存在着某种对应,不然的话翻译也就无法达到其目的的了。动态对等或功能对等、等效翻译等概念均将翻译看作一个从原文作者、原文读者到译文译者、译文读者的完整的信息传递过程。

奈达的翻译理论研究贡献巨大,引起学界不小争议。正是因为动态对等突出强调了原文和译文信息接受者的反应的可比性,从而给这理论的可行性提出很大挑战。

首先语篇类型(typology)不同,原文和译文的读者的反应很难完全一致,语篇功能越强,原文和译文读者反应的可比性越小,而且很难界定。如果说对译文读者还好界定的话(因为译者心目中总可以假想出译文是为哪些读者服务的,他们的共同特点如何),原文读者的反应如何界定衡量便会相当复杂。有历时的差别(DIACHRONIC DIFFERENCE)和共时的差别(SYNCHRONIC DIFFERENCE)的问题。

翻译研究的最佳路径就是揭示语篇的句法和语义构成与其交际功能的相互依赖关系。语篇通常是多种交际功能的集合体,总是诸多特征要素的组合,其中既有语篇外部要素(交际语境)也有内部要素(语义,句法和文体)。

二、语篇翻译交际过程

语篇翻译始于对源语语篇的理解和分析,进而进行信息传诵,然后组建译文(Nida 1982)。如前所述语篇是传达信息的载体,是一种交际事例,“语言交际总是以语篇的形式出现。”(Wilss 1982)语篇是一种“交际互动过程”(Nord 1991)的语言体现。

翻译过程作为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应呈现图 1 所示的这样一个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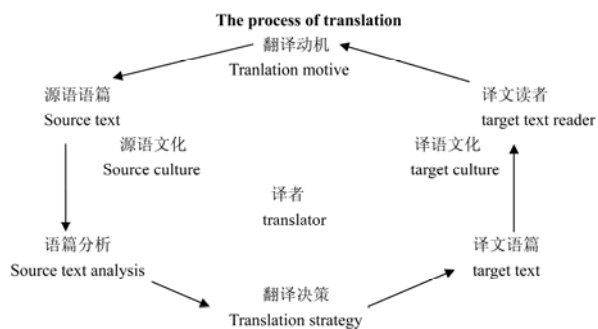


图 1 翻译过程图

跨文化交际的翻译动机来自于翻译的发起者和或译者。发起者和或译者有时就是同一个人，有时是两个人，但因为发起者并不从事翻译实际操作，译者仍是集翻译意图动机和翻译操作实践于一身的最关键的跨语言/文化交际角色。译者作为翻译实践的中心主体的特点和作用应特别审视。

译者是带着明确的翻译动机阅读源语语篇的读者，其阅读理解是以翻译决策为导向的，译者处于源语文化或译语文化所构成的翻译情境中，是跨文化、跨语际的信息传译协调人，译者的翻译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作为中介的译者，对翻译的对等层次、标准做出决策，进行跨文化交际的译语语篇生成过程，他要竭力与源语语篇和作者沟通，要根据自己处的时代社会特点，人文环境、媒介、文化背景等交际环境，及目标读者群判定翻译原则和方法。

译者在不同程度上面临着如下三方面的问题：

第一，原文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作者的写作意图，原文（源语）语篇的语篇特征，原文读者在多大程度上产生共同感受，原文读者反应的共时、历时差异。

第二，译文活动的社会文化背景，译文的发起者对翻译的要求及限制，译者本人的翻译目的。

第三，译文将要面对的社会文化背景，译文读者群的特点以及可能产生的反应。

源语语篇和译语语篇在成篇方式和语篇结构上的共同点是语篇翻译转换的基础。译语语篇是译者与源语作者/语篇进行沟通并对源语语篇的回应；是针对某一特定的翻译情境的某一特定翻译过程的产物；是源语语篇在具体的翻译情境背景上的投射；是与源语语篇相比照而独立存在的，是译语文化的一部分。语篇翻译过程是一个复合性过程，译文语篇是“由源语语篇诱发的语篇”（Neubert 1992），源语和译语语篇的成篇方式是文化因素在语用领域的积淀，又是文化发展和演变的催化剂，且为跨文化交际的推手。翻译是以译者为主体的跨文化交际活动。

三、语篇翻译外部要素

（一）情境语境

从广泛意义上说，情境语境可以有两种涵义，一是语篇产生时的情境；二是语篇叙述或描写所涉及到的客观世界，也就是语篇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本文所谓情境语境即是指这一种。“情境语境是指语篇中，特别是口语语篇中某些上下文无法弄清楚的意思，需要参考使用语言发生时的事件、参与者和时空方式等诸多因素才能贯通起来。”（胡壮麟 1994）

语篇作为语言编码系统的一个单位，要实现其交际功能，须倚重于读者所掌握的有关语境信息。译者在翻译中对语篇（源语和译语）的理解和生成，特别是句法、语义和文体的处理，必须借助具体的情境。情境有限定和明确词语意义的作用，同样的词语用在不同的情境中，其含义会大相径庭。

语篇的生成是与其交际环境密切相关的。不同的交际需要使语篇出现了许多变体，在语篇范围、方式、体式等方面具有共同特点的语篇类型范畴便被称为语域（register）。在不同的语域中，语篇的选词、造句、修辞、结构都会存在某些差异。有些差异还是十分明显，极易辨认的，如科学论文，法律文件，广告等。语言交际的参与者，不论是谈话者/作者还是听话者/读者，都必须明白语篇须与其使用场合相适应这一重要语用原则。正如 Halliday(1964)所说“语域这一范畴用以解释人们用语言做些什么。当我们观察各种语境中发生的语言活动时，我们发现，针对不同场景选用的适用语言类型是各不相同的。语域是由多种情景特征——特别是指语篇范围（field）、语篇方式（mode）、和语篇体式（tenor）互相联系的语言特征构成。”

（二）文化语境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化赖以传播的物质表达形式。“文化是语言中有关社会的那一个方面。”（Newmark 1991）翻译实践中经常会遇到：原文中没有任何生疏的词语，但由于不谙有关文化背景知识，理解起来模棱两可，莫衷一是。这就需要译者查阅和了解有关知识，并考虑在译文中如何向译文读者提供有关文化语境（一般采用增益或加注的方法）。

语言的具体使用单位是语篇。语篇与其文化背景的种种关联构成其文化语境，任何语篇都是在一定文化背景之下生成的，不可能脱离特定的文化背景而存在。这种文化背景有历时的，也有共时的。文化背景在语篇中以语言的形式反映出来，我们称其为语篇中的文化成分，是文化意义及其表达形式和分布的统称。Lado(1960)谈到文化比较时提出形式、意义和分布（form, meaning, distribution）三个方面。对于进入翻译过程的语篇而言，形式即语言表达形式，意义即语言形式所体现的文化内

涵，分布即形式与意义在语篇中的表现模式。本文所谓“文化成分”，系文化意义及其表达形式和分布的统称。不同语篇类型中所包含的文化成分是有很大差异的，一般来说，文学作品集中体现其所在文化语境的文化个性，而科技语篇中体现更多的恐怕则是各种文化的共性了。

语篇中文化成分的处理模式有如下几种模式：

(1) 文化直入 (the go-ahead model)。源语文化表达形式直接进入译文。

(2) 文化阻断 (the block model)。源语文化表达形式消失，文化意义未进入译语语篇。

(3) 文化诠释 (the annotation model)。为源语文化表达形式提供文化语境信息。

语篇翻译中的情境语境和文化语境至少对译者有两点启示：一是作为源语语篇信息的接受者，自身要努力具备源语读者群所掌握的语境信息；二是在建构译文语篇时要设法对读者头脑中可能出现的语境裂痕进行弥补。

(三) 语篇功能

语言的功能是交际。人们运用语言进行交际时，会根据交际情境和目的需要，将复杂的具有意义潜势的编码系统——语言符号组成语篇，以完成几个交际功能；语言通常是多种交际功能的集合体。Halliday 认为语言有四种功能：

一是表达思想的经验功能 experiential；

二是表达各个概念之间的关系的逻辑功能 logical；

三是建立和保持社会关系，影响人们的行为以及表达说话者的感情、态度的人际功能 interpersonal；

四是保证语篇连贯、适切的成篇功能 textual。

基于此，我们应区分下列主要语篇功能：叙述功能、描写功能、说明功能、指示功能、制约功能以及成篇功能。

(1) 叙述功能 narrative

叙述功能即传达动作、活动、事件等动态形象信息的功能。叙述功能的实现主要借助于三个手段：从语篇结构来讲是对时间、空间顺序的有序安排；从选词造句来讲是活动词[event words] (Nida 1969) 的运用；从交际参与者的角度讲是形象思维[visualization]的运用。

客观世界的时、空，反应到语言编码系统里就是语篇结构中对时空的线性排列。不同的语言对时空的安排有许多共同之处，也会存在某些差异，作为跨语言交际的中间人[mediator]的译者必须熟悉和顺应这些差异。

所谓活动词，包括动词、动名词、分词、动词不定式以及由动词派生出的名词，它们是动态形象的载体，是叙述功能的具体执行者。

(2) 描写功能 descriptive

就是传达外表和态貌等静态形象信息的功能。描写

功能的实现，同样应注意三个方面：一、空间顺序是描写功能的语篇结构框架。英汉相比，汉语有更明显的临摹性[iconicity]，更倚重于自然的空间顺序；二、描写功能的实现倚重于交际参与者的形象思维能力。对译者来说，他所翻译的不是语言符号本身，而是语言符号所勾勒出的景象和场景。译好描写句群的关键，简单、概括地说，就是：译“图”而不译“字”；三、要描写当然要用形容词、副词、也要用动词——我们可以借用 Nida(1982)的一个术语“抽象词”[abstracts]来统称这一类词语。当然，Nida 的“抽象词”概念并不包括动词，但我们倾向于把带有明显描写功能的动词也称为“抽象词”。换言之，动词在语篇中的功能有时偏重于叙事，有时又偏重于描写。总之，在描写句群的翻译中如何把形容词、副词、动词译得准确、生动、得体，对译文的质量是至关重要的。

(3) 说明功能 expository

说明功能即阐释各种概念、观点和程序的功能。说明功能的实现，主要依靠语篇结构的逻辑框架及明晰的推进层次。交际活动的参与者，不论是信息的发送者还是信息的接收者，都必须运用好分析、综合、归纳、演绎等思维模式。汉语文章学中的议论文和说明文就都是具有说明功能的语篇。吴应天(1989)所说：“议论文和说明文的结构，从本质上看都是属于逻辑思维这个庞大的体系，所以我们所说的议论说明体系，也就是逻辑思维体系。”

具有说明功能的语篇的翻译首先要强调逻辑性。逻辑层次失当，不清楚，甚至扭曲、混乱，哪怕词词都译得准确无误，也必定会导致翻译的失败。”

(4) 指示功能 directive

指示功能就是发出指令或诱导性信息，产生明显话后效果(perlocutionary force)的功能。具有指示功能的语篇都是以读者为中心的 (reader-centered)，因为这一功能的实现必须以读者的反应作为准绳。

在以指令功能为主的语篇翻译中，交际法翻译法往往占主导地位，因为这有助于实现译文与原文的功能对应 (functional correspondence)。所谓交际翻译法，以实现原文交际功能为宗旨，不囿于原文字句结构，一般采用增益或加注的方法将其加以解释展开，便于读者理解。

(5) 制约功能 binding

制约功能即产生明确话外行为 (illocutionary act) 的功能。此功能的实现要借助严格的、约定俗成的语篇格式 (format) 以及专门术语来完成。具有制约功能的典型语篇是法律文献、法令、条约和契约等。

(6) 成篇功能 textual

成篇功能就是用语篇手段构建时空、逻辑框架，从而将篇章中各个句群聚合在一起组成连贯流畅的篇章的功能。就句群间而言，具有承上启下的过渡段，各个章

节的引言均是这种功能的具体体现；就句群内部而言，各种衔接手段和连贯模式是成篇功能的具体体现。

四、语篇翻译内部因素

(一) 衔接

衔接是将语句聚合在一起的语法及词汇手段的统称，是语篇表层的可见语言现象。衔接，从语篇生成的过程来看是组句成篇必不可少的条件，从业已生成的语篇来看是语篇的重要特征之一。

作者在构建语篇时必须自觉、恰当地运用好衔接这个成篇手段，读者对语篇信息的接收实际上也包括对语篇衔接手段的追索及认识过程。比方说他遇到一个代词，他就要回溯前方以确定其所指。这种认识过程使阅读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往返的，而不是单向的信息提取过程。所以 Halliday(1985:290)说“衔接是一个过程。”[Cohesion is a process]

Halliday(1985)曾经论述过衔接的四种途径：照应[reference]、省略和替代[ellipsis]、连接词语[conjunction]和词汇衔接[lexical cohesion]。其中，照应、替代、连接词语和词汇衔接显然都和词语的运用有关，只有省略实际上是一种词语空位现象，是一种语法手段。将语篇分析中的这些概念运用于翻译研究，是从单语语篇研究转为双语语篇对比研究，需要根据双语转换的实际有所调整，有所创建。

译者对源语和译入语的衔接手段都要有深入的了解，对后者尤其要了解深透，并能熟练运用。因为不同语言的衔接手段各有异同，对原文衔接手段的认识，并不必然导致译文衔接手段的得体，翻译过程中常常会出现衔接手段和方式有所转换，却可达到异曲同工的成篇效果的现象。对语篇的衔接的认识和把握，无论在理解原文还是在生成译文的过程中，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本文将衔接方式分为词汇衔接[lexical cohesion]、照应[reference]、省略[ellipsis]和替代[substitution]等几类，不管是哪一类方式，其目的都是建立一条明晰的词语链[lexical chain]，使整个语篇达到语义上的连贯。

(二) 连贯

连贯是词语、小句、句群在概念、逻辑上合理、恰当地连为一体的语篇特征。连贯的语篇有一个内在的逻辑结构从头到尾贯通全篇，将所有概念有机地串接在一起，达到时空顺序明晰，逻辑推进层次分明的效果。连贯是将一个个词语、小句连成更大的语义结构的一种逻辑机制，连贯是交际成功的重要保证之一。文体的连贯的基础是信息发出者和信息接受者的认知和知识结构的沟通。读者从文体中获取信息时并非只依靠对语言符号的破译，他还必须调动大脑里所储存的相关信息，主动地参与对文本的解释过程。这也就是格式塔心理学所提

出的认知过程：新鲜经验总是通过与记忆中类似经验的典型情况[stereotypical version of a similar experience]相比较而获得的。

Halliday(1985)在论及语篇的衔接时，谈到连接词语的衔接功能，并按其功能列出了三类连接词语：引发进一步叙述的[elaboration](如，in other words, for example, to be more specific)，使语义得以延伸的[extension](如，and, but, on the contrary)以及使语义得以增强的[enhancement](如，even so, all the same, as a result)。但是，我们还必须注意到语篇中信息安排的另一种情况，即在没有任何连接词语的情况下，词语靠有序的逻辑排列照样可以构成流畅、达意的语篇。Halliday(1985)“用不用连接词语是英语语篇的一个主要变项，这既发生在不同体裁之间，也发生在同一体裁的各个语篇文体之间。因此，必须注意可识别出连接关系却没有连接词语出现的种种情况。”

Neubert(1992:93-113)的观点与 Halliday 不大一样，他说“我们建议，‘衔接’仅指用语言手段表达出的概念结构。”[we propose that cohesion refer only to the expression of conceptual structure through linguistic means.]这种将衔接和连贯立为两个范畴讨论的做法更贴近翻译活动的实际，也更符合语言对比及语际转换研究的需要。

衔接和连贯这两个范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衔接是通过词汇和语法手段得以实现的，而连贯可以借助信息的有序排列来达到。被 Halliday 列为衔接手段之一的连接词语的运用，实际上是用词汇手段实现语篇的逻辑结构，但在实践中我们常常看到，除了连接词语还有一种潜在的逻辑模式，对读者的阅读理解起着导向作用。有时候，连接词语都用对了，可却未必会出现合理顺畅的逻辑结构。要使语篇连贯，可以说有“一明一暗”两种方法，“明”指运用词汇手段，即所谓“连贯标记”[coherence markers]，“暗”则指信息的合理排列，是一种无标记的连贯。从这一点上说，衔接和连贯真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对语篇进行整体把握的所谓语篇意识和译语语篇的生成是一种写作过程的语篇构建意识。所谓构建意识就是译者一种鲜明而强烈的用译语进行写作的意识：译文的连贯不是对原文的临摹，而是译语连贯规范的一次具体实现。

翻译过程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符号的转换过程，也是逻辑关系的转换过程，即连贯结构[coherence configuration]的重新建构过程。这从本质上说及是思维转换过程：译者的思路要经历一个从原文连贯结构到译语连贯结构规范的转换。这种转换体现着两种语言，两种文化的思维惯势的对应、对照、甚至冲突，需要译者在思维方式上进行调整、变通，并把这种调整在译语语篇的连贯结构中具体表现出来。我们把这一过程直观地称为逻辑重组

[logical sequence reshuffling]。

真正能促成跨文化交际的翻译操作模式是语篇翻译 [discourse-oriented translation], 译者应极力克服的不良倾向是就词论词、就句论句的局部翻译 [local translation]。

参考文献:

- [1] 邓炎昌, 刘润清. 语言与文化[M]. 北京: 外研社, 1991.
- [2] 陈宏薇. 新实用汉译英教程[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6.
- [3] 胡壮麟. 语篇的衔接与连贯[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4.
- [4] 李运兴. 论英语复合句汉译的基本取向[J]. 外国语, 1994,

(4): 42-45.

- [5] 张培基, 等. 英汉翻译教程[M]. 上海: 上海外语教学出版社, 1980.
- [6] Beaugrande, Robert de, Dressler W. Introduction to Text Linguistics[M]. London: Longman, 1981.
- [7] Halliday, M.A.K.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M]. London: Edward Arnold Ltd, 1985.
- [8] Lado, Robert. Linguistics Across Cultures[M]. Michigan: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0.
- [9] Nida, E.A., C Taber.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M]. London: Brill Academic Pub, 1982.

Analyzing Elements in Textual Translation

XU Chao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Wuhan Textile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3, China)

Abstract: Translation is a process of cross-cultural, cross-linguistic and trans-/inter-disciplinary communication, involving the translation initiator, source text producer, translator and target text reader. In this process, the translator plays a crucial role. As an inter-cultural message conveyer, a translator is both the recipient of the source text and the producer of the target text. She/He is obliged to make an accurate analysis of the source text in order to generate a target text that caters for a specific translation motivation so as to meet the various demands of the target text readers. 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textual factors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in global details. In general, a text embodies both intratextual and extratextual factors. The former includes situational and cultural contexts, and textual functions while the latter textual cohesion and coherence. With this knowledge and awareness, a translator employs a proper translation strategy to produce a text that meets the aforementioned needs.

Key words: Text; Textual Translation; Context; Function; Culture